



## 如果我有一頭水牛

Marilyn Ann Fitzgerald  
Rotary Club of Traverse City,  
Michigan, U.S.A 撰文

台北大安社／鍾鶴松 PP Harrison 翻譯

我個人的情感投入在持續不斷貢獻於社區經濟發展的服務計畫上。我相信國際扶輪透過持續性的經濟發展計畫，在改善這個世界過程中，有其獨一無二的地位。我們有人才，力量以及資源，而現在我們需要的是集中服務計畫的焦點上。

多年來，我一直深信如果金錢可以解決貧窮的悲劇發生，這個問題老早以前就解決了。昨天有 33,000 人沒有必要地死亡，今天有 33,000 人將死於可以避免的事故；明天同樣的事將再發生，後天仍然如此。這些人，大都是五歲的孩子，悲慘地死於饑餓，營養不足，水污染，以及缺乏醫療照顧。

單就美國公民而言，就已投入超過八十億美元在人道救濟上。這些用於人道及相關服務計畫的金錢正是來自我們的荷包。更不用提到我們許多已經花費幾十億小時義工，用於幫助他人。然而，今天還有 33,000 人沒有必要地死亡。我呈現給你們的是我們投入的一切並沒有很好的回報。我們如何在我們投入的時間，才能，以及財物上取得回收呢？

今天我要遵循甘地 Gandhi 的話，他說：「不要告訴人們如何做；告訴他們一個故事，而他們將知道怎麼做。」

我將分享在印尼巴里島我參與一個贊助

教育計畫的故事——它是如何地經由持續性的觀念，由一個沒有持續的服務計畫，藉由持續性的觀念而終於帶給當地村民尊嚴與自豪的事例。

我曾受到鼓勵參與一項服務計畫，在印尼一個鄉下村莊，將貧困的小孩送到學校。當我第一次到達這個村莊時，顯然地，當地這些人真的不是被遺忘的，就是不被關心或被漠視的。

對我而言，印尼的貧窮人家並不陌生，其實他們與我早已接觸認識。在一次我擔任「團體研究交換」團長的時候，一個印尼扶輪社為我介紹與這個村莊的人認識。

在我造訪窮困的村莊時，當地的媽媽時常要我抱抱她們的孩子。這些孩子與我以前所見到的其他任何孩子非常的不同。

這些孩子大部分營養不足，小肚子腫脹，有些骨瘦如柴，許多赤身裸體與頭髮脫落，所有這些都是由於營養不良以及饑餓所致。

我問對方的工作人員 Freddy Subiyanto，「為何這些媽媽要我抱抱她們的孩子？」他告訴我這樣給了她們希望。我有點迷惑而再問「希望什麼？」他不確定知道希望什麼。「也許她們想妳也是一個母親，而希望有些事情會改變，既然妳已看到這種情



況，總會對這些受苦受難的孩子有所幫助。」

我不曾記得以前有任何人帶著希望看著我。這是一種非常不舒服的感覺，而我感到我有一種極大的責任必須做些事情，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它讓我有排山倒海的壓迫感。

後來，有人給我一份呈送給聯合國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報告，表示在亞洲所有的國家中，由於營養不良以及缺乏教育，印尼的兒童是處於最為惡劣的環境之中。

印尼的扶輪社員告訴我，每年只要六十美元，我們就可以讓一個兒童上學，支付書籍，雜費，制服，一雙鞋子，一天一碗米飯，一星期兩次少量的肉，以及每天的營養品。在現場這個房間裡，誰不會為了像這樣資助窮困的孩子教育之善舉而付出六十美元？當許多的服務計畫在進行中，我們想要服務的對象人數也在增加，因為每一次我們造訪該村莊時，我們不忍地看到孩子們迫切地想要去上學，但是卻沒有錢。

在幾年內，我們在美國找尋捐助的人士——大部分是我的扶輪社友包括扶輪基金會——幫助那個村莊的孩子去上學。換言之，每年一個孩子六十美元，1,200 個孩子，一年的募款目標是 72,000 美元。

那個村莊的人非常高興。當美國這裡的捐款人看到他們每年幫助的孩子之情景，也非常開心。我個人感到力量的加持；它給了我往前衝進的勇氣，為了這些孩子，為了未來的世

代，為了捐款人，為了整個世界，只有設想正面積極的衝擊影響。

第三年我回到那個遙遠的村莊，有一個貧窮的農夫 Nyoman 從他的稻田走向我們，他與 Freddy 說話並且問我們是否真正想幫助他們。

Nyoman 告訴 Freddy 他的三個孩子都應該到學校上課。他說如果我們真正想幫助的話，他需要一頭水牛。我明白地告訴他我們不生產水牛，只有提供給學生之類的獎學金。

他告訴 Freddy 如果他有一頭水牛，他能夠有三倍的稻米生產量，就有錢送他自己的孩子上學。

後來，我問 Freddy 一頭水牛需要多少錢。他說大約 250 美元，它大概像在美國的一部 John Deere 拖曳機（鐵牛）一樣的價錢。

從印尼回家的長途旅程中，我在想著關於 Nyoman 以及水牛的事。我想如果第一次這麼做，需要我們的教育之類獎學金的孩子人數可能會減少而不會增加。

我如何說服我的捐款人我需要一頭水牛？那似乎太複雜而有太多的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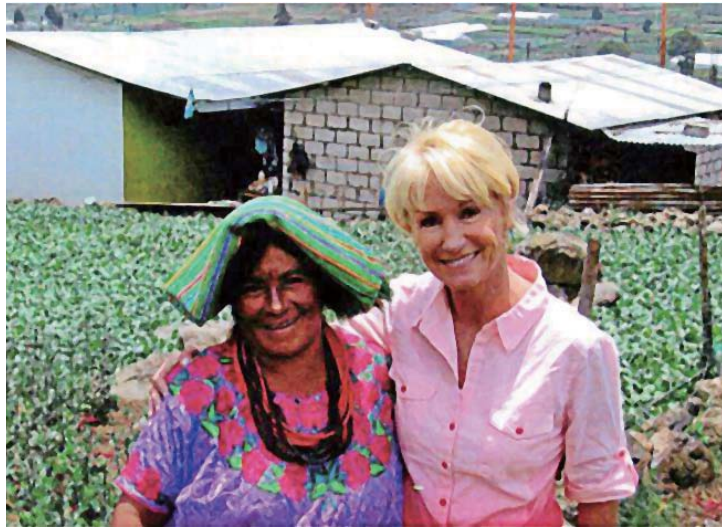
接著，我的家人問我聖誕節想要什麼東西，我當眾宣佈「我要一頭水牛！」這事也就不被質疑而做了，但是有點感到怪異，他們用禮盒將 250 美元包在裡面，全部都是美金一元的紙鈔，把它送給我當作聖誕節禮物，並且附上一張卡片告訴我「不要把它全部花費在一個地方」但是我卻是如此地做！我把錢匯給 Freddy，而他就使這一切成為事實。

次年春天，我回到印尼，例行地造訪那個村莊，Nyoman 急忙地穿過梯田，來迎接我。他抓住我的手並為我介紹他的水牛——名叫 Ibu Marilyn！多麼酷啊！

該村莊的婦女受到 Nyoman 的激勵而要求募款購買 20 頭小豬，開始做生意。她們想飼養豬仔，長大後賣一些給附近的村莊而有利潤，為了她們的家人營養健康，自己食用一部分，還有用於稻田的施肥。

村民以企業性質的方式努力資助他們孩子的教育，引以為傲。而我則由引以為傲的感覺





轉變為如釋重擔的感覺。在幾年之內，該村莊所有的人都不再依賴我們的募款資金。對於少於美金一千元的投資，這個村莊完全可以自給自足，而且不再需要我們的 72,000 美元。

對於印尼的教育服務計畫，我一直認真而長久地設想，對於一個剝奪他人的尊嚴與驕傲，並且依賴我們而無法持續下去的案例，我如何能夠幫助他們規劃與促成推廣。

我每年造訪而傳達給該村村民的信息是什麼？「你們需要我們給你們的孩子受教育嗎？難道我們對於你們自己來做這件事沒有信心嗎？」他們的尊嚴如何？他們的心聲在哪裡？有誰可由那個信息產生作用？我可以有，也應該有，一直探詢有關的問題並且聆聽他們的想法。

我們不能拯救這個世界，但是我們確定能夠經由機會改變這個世界。

為了追求持續性的服務計畫，我個人得繼續旅行造訪的行程！

這完全是一個人道救濟的世界，而它表示當我們提供一個機會時，人們能夠達成怎樣的成果。這些帶著微笑的人們，驕傲地直視我並且對我述說他們的生意情況。他們有創意，拼命地工作，而透過小額貸款創造的一種機會之利用，達成有彈性的企業規模。

我曾參與瓜地馬拉西部高地的服務計畫，評估其成效。我們與一位當地馬雅的翻譯人員一起旅行，去造訪一位農村小額貸款的借款

人，玉米餅乾製造商 Shirley。翻譯人員介紹我時說：「這位是 Marilyn，她就是幫助妳的第一次小額貸款拿到錢的人。」這一位嬌小的婦女，大約這樣高，直視著我說：「是啊！我已經償還給妳了！」我真為她感到驕傲，她已有足夠的自尊，她成功了。

一年以前，Shirley 甚至不會如何計算。她用數咖啡豆來學習。她拿出她的帳簿，同時用她自己所寫的，給我看製作一個玉米餅乾需要多少成本，要賣多少個才能打平。這真是了不起！

並非想要有持續不斷的效果之所有服務計畫都能夠成功。如果所有持續性的經濟發展服務計畫都像買一頭水牛或二十隻小豬，或許養一些小雞來生蛋，這麼簡單就太好了。實際上，在印尼的那項服務計畫，甚至我們已經將它引導至持續不斷的途徑，但不那麼簡單，就了事。

該村莊的婦女不知如何飼養小豬或經營生意，如何知道她們所賣的東西之成本，如何行銷，如何增加她們生意的銷售能力或是為此如何在豬仔方面投資。

當地的扶輪社員追蹤這些新的經營企業項目，為了經營企業，引進教育制度以及識字服務計畫。美國的扶輪社提供財務資源，而當地的扶輪社，必須提供適當的心力，以確保成功。

扶輪社員能夠提供機會給人們去幫助他們自己。我們如何能夠在我們的投資方面收到回饋？我們得付出寶貴的時間，金錢，以及才能在持續性的服務計畫上。我們必須要問一問我們自己這樣的困難但是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是否留給人們敬意，尊嚴以及機會，或是我們使他們有了依賴感？

請銘記在心：我們有人力，精力，以及資源以持續性的服務計畫來改變這個世界。你們扶輪的領導人有力量與影響力能夠推動改變！

「它是你希望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改變」——甘地